

## 吴天明与路遥《人生》结缘

·程文·

1982年，路遥的中篇小说《人生》问世，随即掀起了席卷全国的“人生热”。1983年，西安电影制片厂导演吴天明与路遥联手，将小说《人生》搬上银幕。次年，影片《人生》在全国公映后获得巨大成功。通过这次合作，两人相互欣赏，建立友谊，在此后的岁月里一直保持着紧密的联系。

## 第一次合作

1983年，当路遥的中篇小说《人生》引发文学热潮时，与路遥同是陕北老乡的西安电影制片厂著名编剧张子良向吴天明推荐了路遥，吴天明读过《人生》后，激动不已，于是张子良带着吴天明去与路遥见面——就这样，三人开始了他们的第一次合作。初期的策划工作展开了，路遥担任编剧，吴天明担任导演，而张子良担任剧本的责任编辑。晚年的吴天明在接受采访时谈道：

一见路遥面，我根本就不认识：“你那个作品我拍了啊。”路遥说：“你是谁啊？”我说：“我就是吴天明嘛。”说着说着我就激动了，路遥说：“就给你吧。”

1983年夏天，路遥带领吴天明等西影剧组人员一起到陕北采风、选景。他们在米脂、绥德、清涧、延川的沟沟峁峁转了

十几天，为电影《人生》采外景，住在甘泉县政府招待所修改剧本。一天晚上剧组讨论剧本到凌晨12点多，路遥说你们去睡觉吧，我再弄一会儿。众人各自散去以后，不知道路遥鏖战到几点钟。

在陕北采风的日子里，路遥一直兴致勃勃地领着大家看这看那，如数家珍般介绍农家用具和窑里的摆设。一次，他脱下一位老农又破又脏的牛鼻梁布鞋，给大家讲解它的做法和特点。吴天明是关中农村长大的，自认为比较熟悉农村，而路遥一直向他强调“陕北特色”：

我不懂电影，但我认为文学和电影在描写人物生存环境、营造艺术氛围方面应该是相通的。我不是要求你们在电影里搞陕北民俗展览，但一定要把主人公放在一个真实的生活环境中。

## 不和谐的音符

就在影片拍摄期间，路遥和吴天明这两位性格强悍的硬汉之间，由于创作理念不尽相同，既切磋出了艺术的火花，又

碰撞出了某些不和谐的音符。路遥与吴天明共同的朋友、西影厂导演何志铭回顾并讲述了这段往事：

我是后来来到米脂县见到张弢（路遥的好友）的弟弟，听他讲的，《人生》拍摄期间……路遥对影片的要求比较严格，而吴天明又做不到路遥的要求。照理说，编剧有资格向导演提出批评，但是这样一来，导演的权威就要下降了，尤其是在现场拍摄当中，编剧和导演意见不统一，这让他们（全体演职人员）听谁的？他们难免就会各站一边。演员们都是尊重导演的，但是编剧批评导演，这样容易损伤导演的颜面，吴天明就不好调动演员了，搞得双方都不愉快。后来张弢知道这事，就来到《人生》剧组，他是调解矛盾的高手，每天都来做路遥和吴天明的工作……结果路遥和吴天明都被张弢给逗乐了，就这样减少了许多无原则的纠纷。影片就拍下去了，到最后吴天明离不开张弢，路遥也离不开张弢，第二年，张弢就调进西影厂当了副厂长。



吴天明与路遥(左)

1984年，影片《人生》上映，引起了巨大的观影热潮，在那个每张电影票仅售一角五分时代，《人生》的全国票房达到了一个亿，成为当之无愧的年度票房冠军。影片在次年荣获《大众电影》“百花奖”四项大奖（包括最佳故事片奖），奠定了“西部电影”雄浑厚重、直面人生的写实派艺术风格。

## 玩着命去做

影片《人生》的外景拍摄即将结束，当时，西影厂德高望重的老厂长田炜逝世已一年，陕西省委决定任命吴天明接任西影厂厂长。由于西影厂是1958年建立的老单位，在改革大潮来临时，步履维艰，吴天明可以说是临危受命。

他拿到委任状后，便向路遥、张弢两位“能人”请教：究竟怎样才能当好这个厂长。路遥笑着说：“这好当得很。你回去以后，不是要拍内景吗？你就晚上拍内景，上午睡觉，下午开会，调所有的车间来给你汇报工作，你一句话都不要讲，你就听上一个月的汇报，他们都得承认你是厂长了。”

1984年8月，吴天明正式执掌西安电影制片厂，开启了西影厂轰轰烈烈的改革进程。回顾这段峥嵘岁月，晚年的吴天明感慨万千：

我做西影厂厂长五年，如果说我有一点成绩的话，那就是我这个人没有私心。做自己喜欢做的事，玩着命去做，这就是幸福。

同时，路遥在文学界逐渐稳登高峰。1991年3月，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荣获茅盾文学奖，顿时，荣誉、鲜花、掌声铺天盖地涌来，路遥成了炙手可热的知名作家。但长期超负荷的写作，最终摧毁了他的身体。1992年11月17日，路遥因病逝世。

1995年，吴天明来到延安大学文汇山上的路遥墓地凭吊挚友。他在路遥墓碑前点着了烟，长叹道：“你再抽一根，老哥，想你了。”（摘自《同舟共进》2024年第3期）

## 为王世襄夫妇买棉衣

20世纪90年代，我有一度冬天喜欢穿中式棉袄，那是在上海淮海路上的益大中老年服装店买的骆驼毛棉袄。

有一年冬天赴京，看望王世襄先生。王先生对我身着的棉袄大为赞赏，说北京找不到，要我回上海后代他买一件。

我回上海后去益大买了一件邮寄过去，不久收到王夫人袁荃猷先生1997年1月18日信：

多谢您给世襄带来的棉衣。他穿上就不肯脱下来了，说比其他几件暖得多。今天仔细一看，棉衣及罩褂都比这里的好看，价钱也便宜。因此麻烦您，请再给买几件：(1)最大号的棉衣(驼毛)两件；(2)最大号的罩褂两件；(3)最大号的像您穿的那样的毛衣一件。”

还让我给她选购一件棉背心：“您的眼光，我会欣赏的。”

我想我应该都照办了。王先生要付钱，我说送给他，他坚决不肯。那我说就送本书给我吧。于是他送了一本香港版的《说葫芦》给我，在书前衬页上用毛笔题写：“陆灏仁弟遣闷。王世襄奉。一九九七年元月于北京”。

王夫人要我买的棉衣等寄去后，王先生照前例又送了一本香港三联版《明式家具珍赏》给我，在环衬页上用毛笔题写：“陆灏小友清赏。王世襄持赠，一九九七年二月”。

## 黄永玉为我多写几个字

也是20世纪90年代某一

天，我去来燕榭看望黄裳先生，刚进门黄先生就说：“走，我们一起去黄永玉那里。他住在王丹凤家。”我就跟着黄先生来到同在陕南村的王丹凤家，王丹凤一家那时还在香港，黄永玉来上海，就借住在她家。

那天就听永玉先生聊天，有趣极了。因为提到某个年轻人说要给他送什么东西过来，但一直没送来，永玉先生就开始讲故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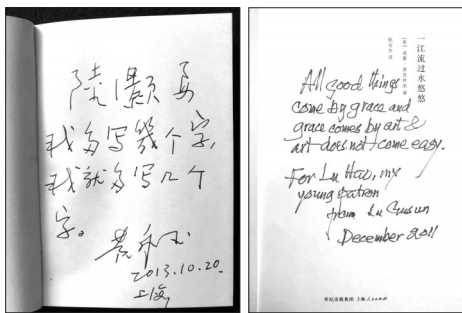
有三个乌龟去酒店喝酒，一个100岁，一个200岁，一个300岁。到酒店坐下，300岁的老乌龟说，他前一天在对面一家酒店喝酒，把帽子丢在那里了，谁愿去帮他拿一下。100岁的乌龟就说，我最年轻，我去吧。于是100岁的乌龟下了桌子。另两个乌龟开始喝酒，喝了一杯又一杯，过了一天又一天，一星期了，还不见100岁的乌龟回来，300岁的老乌龟就感叹说：“现在的年轻人真靠不住。”这时听到桌子底下有个声音说：“你要这么说，我就不去拿了。”

后来又有几次与永玉先生见面，都是在黄裳先生家，或是黄裳先生约的饭局上。我带过港版《沿着塞纳河到翡冷翠》等书请永玉先生签过名。

2013年10月，黄永玉先生在上海举办作品展，并在上海图书馆和读者见面。那天黄先

## 签名本琐忆

·陆灏·



生一直被众人包围着，我过去只打了一声招呼就退出了。我带了一本百花文艺出版社1984年出的袖珍本《太阳下的风景》，就把书交给李辉先生，让他等黄先生空时请黄先生签个名多写几个字。黄先生就在前衬页上题写（见左图）：“陆灏要我多写几个字，我就多写几个字。黄永玉。2013.10.20.上海。”

## 唐振常：“唯君马首是瞻”

2023年，一位北京的朋友转给我一篇某微信公众号的文章，里面提到买进过一本唐振常签赠给我的《饕餮集》，并有照片：“陆灏兄一聚。振常。一九九五年七月。”是熟悉的唐先生的笔迹。我赶紧查看书橱，唐先生送我的《饕餮集》赫然在焉，书前衬页上唐先生直写四行题词：“唯君马首是瞻。为陆灏弟书。振常。一九九五年七月。”

同一时间，怎么会有两本签名？我只能猜测，先题了前一本，很平常，后来想到更妙的题词，又重新题了一本送我。前一

本就留家里，近年随别的书一起散出。我想多半是这样。

20世纪90年代上半期，我经常召集沪上一些老作者聚餐，有颀西（王勉）、金性尧、周劭、黄裳、唐振常、钱伯城、邓云乡等老先生，还有当时尚在中年中的陈子善先生，何满子先生也参加过几回。由我选订饭馆，通知各位，最后AA制大家掏腰包。每次都要吃好久时间，主要是聊天，其中唐先生最为健谈，邓先生话也不少；周公酒喝多了，喜欢插科打诨；金先生耳背，完全听不见别人在说什么，但他说和大家在一起就开心；颀西先生年最长，他和钱先生话都不多；黄裳先生几乎不说话……转眼风流云散，老先生们一个一个走了，年纪最小的邓先生1999年2月第一个走，钱伯城先生2022年11月最后一个走。当年还是中年的子善先生七十大寿也过了好几年了。

唐先生题在书上的“唯君马首是瞻”，指的就是我组织饭局。当然，跟唐先生的交往远不止这些饭局。

## 陆谷孙的著译

多年前有一次，吕大年先生与我闲聊中问，如果一个年轻人用毛笔文言写信给钱先生、陆先生，他们会怎么反应？

我说钱先生肯定言不由衷地夸你一番；陆先生么，如果用英文给他写信，他肯定会对你刮目相看。大年先生说，他外公吕叔湘先生就会很反感，因为这不真，是装的。

我说用英文给陆先生写信，其实是有所指的。有位女编辑，曾用英文向陆先生约稿，请他翻译美国电影《大河恋》的原著小说，陆先生被打动了，很快翻译出来交稿。不久这位女编辑在网络上声称，她为陆先生的译本改了几十处或上百处（具体记不清了）。我们当时碰到陆先生，就“嘲讽”他是中国英文第二好的，第一好的当然就是那位女编辑。陆先生后来大概找到改稿看了，悄悄问我，有没有办法请出版社改回去。当年世纪文景的主政者施宏俊兄是很熟的朋友，我对施兄说了陆先生的要求，他说当然尊重陆先生的意见。

书出版后，那年11月12日，陆先生还应出版社要求，在曲阳图书馆做了一场关于这本小说的讲演，我陪着一起去的。因为这件事，有一阵子陆先生就戏称我“young patron”或“少恩公”。题写在送我的《一江流过水悠悠》的英文是小说原话（见右图）：

（父亲对于有关宇宙的某些事情，都有确定的看法。对他来说，所有好事（——鲑鱼也好，永久得救也罢——）都来自天赐优雅，而优雅来自艺术。艺术可不是随随便便能习得的。

（摘自严晓星主编《掌故》第10集，中华书局2023年8月出版）